核心课程：基督徒与政府

第六讲：基督徒期待怎样的政府：  
不扮演上帝

# 导论

在这门课程的前半部分，我们讨论了按照圣经，基督徒应当怎样回应政府的治理和权柄。现在我们进入这门课程的后半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要探讨基督徒按照圣经应当期待怎样的政府，或者说政府应当作什么。

我们首先考虑，政府**不应该**做什么。这是今天的课程先要讨论的话题，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政府绝对不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想你应该可以从这一课的标题已经找到了答案：政府不能够扮演上帝的角色。

# 一、扮演上帝的角色是政府面对的最大试探

人类一直以来面临扮演上帝的试探，这一直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在创世记3章，人类犯下的第一个罪就和想要与神一样有关。因此，由人类组成的政府同样有这样的试探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请你翻到诗篇第二篇，我来读前六节经文：

1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2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3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4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5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6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既然每一个个人都想要与神一样，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万邦争闹要抵挡神、要摆脱神的主权，他们甚至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祂的受膏者。我们可以在4-6节读到他们的计谋会怎样遭到神的干预和破坏，并且最后神会掌权和得胜。所以我们可以说，想要扮演上帝的努力最后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政府却总是会想要这样做。

如果一个政府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那就不可避免地给予公民要敬拜国家、敬拜政府的偶像崇拜压力。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书3章中的尼布甲尼撒，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金像并且命令民众要聚集敬拜这个金像，这就是政府扮演上帝角色的一个最好例证。

政府可能从很多方面来迫使民众陷入对它的敬拜：

* 偶像崇拜的对象可能是某个政治领袖，或者某个委员会。
* 偶像崇拜的对象也可能会是某个特定的党派。
* 偶像崇拜也可能会是政府想要竭力达成的某个特定结果（完全可以是一个美好的结果）。

在整个圣经历史中，我们既看到想要扮演上帝的政府，也看到竭力避免和拒绝这一试探的政府。在彼得·雷哈特（Peter J. Leithart）所著的《从巴别到野兽》（*Between Babel and Beast*）一书中，作者认为世界上的政府基本可以被分为五个大类：

**第一类：巴别。**政府把自己看作是神的替代者。我们在创世记11:4看到这样的政府：“**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想要为自己扬名，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名替代神的名，因此他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塔、好通到神那里去。对巴别人来说，政府就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

**第二类：杖。**神可以差派政府去惩罚神的百姓。以赛亚书10章中，亚述就是神所使用的杖，亚述攻击犹大，并且占领了犹大的大量土地，但是以赛亚书10:5-6却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因此，亚述成了神手中恼恨的杖。

**第三类：难民营。**神可以使用政府来保护神的百姓。创世纪末尾的埃及就是这样被神使用的，约瑟所服事的那位法老敬畏以色列人的神，并且埃及成为了灾荒中以色列的保护地。

**第四类：弥赛亚。**神可能会委派政府去拯救神的百姓。一个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居鲁士治下的波斯。以赛亚书45:1把居鲁士比作是“**耶和华所膏的**”。神拣选居鲁士不仅仅是要容纳犹大在波斯的国土上存留下来，而且还保护犹太人免受其他民族的侵扰。最后，波斯还为犹大的重建圣殿提供了各样建筑材料。

**第五类：**政府也可能会成为**野兽**，吞噬和逼迫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献给政府所敬拜的偶像。思想出埃及记中的埃及政府吧，在出埃及记5:2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重复了亚当和夏娃的罪，而且远甚于此：法老高举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拒绝神对他和对自己百姓的主权，也拒绝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相反，这位法老看自己是在神之上、比神更有权柄的那一位。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虐待、逼迫神的百姓，甚至还会以此为乐。

所以，我们应该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成为巴别，也不希望政府成为野兽。但如果我们的政府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我们需要小心防范的偶像崇拜形式吗？

# 二、扮演上帝的试探隐藏在意识形态中

在大卫·可依兹斯（David Koyzis）的著作《政治的远景和幻象》（*[Political Visions and Illusions](https://www.amazon.com/Political-Visions-Illusions-Contemporary-Ideologies-dp-0830827269/dp/0830827269)*）一书中，他发出了一个挑战性的命题：意识形态就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

意识形态把神创造的世界中某个美善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把它当作像神一样重要的终极目标，让整个受造的世界都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也服事这一目标。意识形态总是告诉我们：这件事能够拯救我们，这件事比神更重要。

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总是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所追求的也都是包含着美好的事物，这也导致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张总是对我们充满吸引力。事实上，当一个意识形态让神的百姓以为事奉它**就是**在事奉神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偶像崇拜形式，意识形态引诱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极权主义：目标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政府想要获得越来越多的权柄和资源以达到这一目标。被意识形态牵引的政府被更远的目标牵引，因此不再注重**现在的正义**。意识形态应许一个将来的、概念上的“正义”，因此给政府理由去合理化现在的**非正义**。

因此，政府就很有可能越过前几周所说的该有的界限，危机就根植于意识形态中的偶像崇拜。

让我们来看看不同意识形态中的偶像崇拜都有些什么。可依兹斯的书中毫不留情地罗列了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你我所喜欢和追求的——包含的偶像崇拜，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我们的确需要面对这些危险，每一个意识形态都在高举某种目标和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分辨他们，这样才能更加小心地参与政治和政府的治理。

## 第一，自由主义（Liberalism）

我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指美国政治中的左翼观点，我说的是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自由主义，这一自由主义支配了现在的政治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这一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高举个人自主和自由，我们今天所主张的人权大部分都来自自由主义传统，因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果子，比如终止了奴隶制度、带来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等等。

但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所不相容的观点是：任何共同体、传统或者是神的主权如果对个人有要求，就是侵犯了个人自由。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我们顺服一个政权不是因为神的命定和主权，而是因为我们自愿地接受管理和进入一个社会契约。

所以我们要小心自由主义的主张。对美国的政治左派来说，他们面临的试探就是不断扩大“个人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边界，因此政府就不得不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以保护这些“个人权利”。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住房是个人权利之一，那么他就会认为政府应当征收更高的税收、使用土地所有权来集资、建造、维护房屋以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住房——无论这会导致其他人承受什么样的代价。这对那些收入高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因为意识形态让你认为个人权力是终极公正，因此你就会忽视眼前的不公正。

或者，对政治右派来说，他们可能因为过分高举个人自由，以至于认为即便伤害或者虐待他人也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右派分子常常为那些种族歧视者做出的辩护是“他们只是在使用他们的权利”，但却不问一问这样的权利是否正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带来不敬虔的高举个人、扩大政府，或者不敬虔地忽视他人。

## 第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美国的政治右派大部分都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强调和尊重传统、历史，以及在人可以成就什么这件事上保持谦卑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尤其留意到人类的破碎和败坏，深知从本质上来说人性是倾向于犯罪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保守主义抓住了基督徒所认信的这个真理：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总要对自己能够完成伟大、美好事业的能力保持怀疑的态度，因此保守主义特别小心国家手中的强制性权力，也就是刀剑。正因如此，保守主义对改变总是抱有戒心，他们认为过去没有这样做过、过去的做法虽然不完美，但为什么要采用新做法呢？他们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有美好的拯救价值是值得保留的。

但保守主义没有意识到的是，传统可以被用来成就正义，也可能被用来保护不正义。所以，对保守派人士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保存什么传统，为什么是这个传统？你没有办法获得一个一致的回答，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保守派人士会给你不同的答案。无论是往回倒退30年还是50年，任何保守派想要保护的“传统”都是一个混合的大缸子。保守派人士很少用神对公正或者不公正的定义来评估是否要保存某个传统。

所以我们要小心，保守派人士总是抵挡改变，很少问这改变是让我们更加公正呢，还是让我们更加不公正。思想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存废争议吧，很多反对废奴的保守派人士并非赞同奴隶制，而是害怕废奴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最近发生的则是是否要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有人认为解除禁运是朝着正义方向前进，因为古巴禁运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决策，现在冷战早已过去了，禁运在今天的政治局势下已经变得不再必要。如果这些人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抵挡改变的保守派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更想要保持现状，而不是想要思考什么导致了改变，以及改变是否更加正义。

同样，我们也要思想美国的刑期问题，美国法院总是倾向于收监，少用死刑。考虑到美国的死刑率如此之低、监狱的需求和政府财政支出如此之高，保守派人士究竟是出于正义考虑呢，还是仅仅害怕考虑其他选项、害怕改变？

## 第三，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强调一个社群、一个族群的人民，这个社群可能是某个民族、某个语言的使用者，或者居住在某个地理区域的百姓。这些人民透过这一社群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宣告和强调自己对这一身份认同的忠心。

民族主义的目的是保护这个社群中的人民，让他们远离政府的破坏和虐待。因此，这个社群往往倾向于自我治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自治和自我保护、高举民族权力，也因此带来了二战后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

但是民族主义有一个巨大的盲区：他们忽视了这个社群之外其他人类和百姓的权力和自由。考虑到在这个星球上，族群的存在可能在地理上重叠，也可能难以定义。例如，我们如何定义南非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又译布尔人，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移民后裔）？传统上来说，这应当是指说南非语（Afrikaans）的族群。但在南非还有白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有色人，Coloureds）也说南非语，却因为他们的肤色而被南非白人拒之门外、不被看做是阿非利卡人。

让我直接这么说吧：高举某一个族群的意志和主张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就必然会与所有人类都是平等的、按着神形象受造的这一概念发生冲突，并且带来种族主义、民族战争、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依兹斯这样说：“民族主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宗教，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数量之多足以让十字军运动相形见拙。”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可能的极端表现呢？我们对纳粹主义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理论根基就是要“保护”德国人民免予内部威胁（非雅利安人、犹太人）和消除外部威胁（东方和西方的邻国，最终是整个世界）。民族主义一旦开始滑坡效应就停不下来，最后会走向世界扩张和种族灭绝。所以要小心民族主义，尤其是绝对的民族主义。

想一想，民族主义怎样影响了你对移民政策的想法？政府当然有保护自己国民权利的责任，但是你是否把移民当作“他者”，把美国生的公民当作“我们”，而不是把双方都看作是具有神形象的受造者？

我想这是对美国大选来说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也值得美国的基督徒思考。

## 第四，民主政治（Democracy）

我把民主政治列为意识形态之一，这是不是让你感到奇怪？民主政治不是一套政府的运作体制吗？是的，民主政治是一个方法论，但是民主政治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民主政治所强调和高举的是大众的观点、人民的意愿。

民主政治作为一个运作体系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从本质上来说，民主政治限制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少做恶或者不作恶，因为政府作恶是民众无力与之抗衡的。

但是民主政治的盲区也正在这里：民主政治会导致民粹主义，即相信民众的意愿总是正确的，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仅仅因为人民都这么认为。很显然，这并不符合圣经。根据圣经，某件事情是对的，是因为神这么说。因此，民主政治可能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

因此，我们要小心。公众的意愿当然值得聆听，但是公众的意愿总是在变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调数据变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政治家们因此追逐民众的意见、希望达成民众的意愿。你是否因为害怕民众的反对也参与追逐这一潮流呢？

或者，你是否试图用民众的意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呢？例如，在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是，最高法院的判例不能够推翻早期立法者已经做出的决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反对最高法院同性婚姻合法化判例的依据是早期“全体人民”对婚姻的定义不应当由现在的少数法官来判断。我可以理解这一论辩的理论和目的，但这其实是用一个偶像替代另一个偶像。

## 第五，社会主义（Socialism）

你们可能会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但社会主义曾经一度是进步和先进的，因为社会主义描述了一个美好、公平的社会蓝图。美国2020总统大选候选人之一伯尼·桑德斯就自称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强调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带来政治上的不公正，这一点都没有错。圣经也告诉我们拥有更多资本的雇主必然会有更大的可能性粗暴对待自己的雇员，而缺乏监督的市场必然会造成被寡头左右的不公正。社会主义很好地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问题。

但是社会主义的盲区就在于，它高估了人类修正这种不公平、或创造公平的能力。社会主义主张因为经济不公平是如此可怕的不公正，因此必须彻底推翻现行政府或体系，以达成重新分配的目的。然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即便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让每个人都获得平等。因此他们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让权力延伸到更多的角落里以达成这一目的。政府最终想要管理一切，这就带来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那我们要怎样小心社会主义偶像呢？你是否认为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解决某个社会顽疾？如果你把这一目的看的像神那样重要，那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你可能会不择手段、不考虑过程中的不公义。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公立教育领域工作，公立教育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旨在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政府企业。华盛顿充满了有各种偶像的人，这些人为他们的偶像而工作，这些偶像包括了他们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他们想要帮助的特别阶层。我的身边被这些人包围着，公立教育的确是神允许我做的、能够改善学生生命和生活的美善服事，但是我身边的人很可能会影响我的灵性、让我把改善别人的生命当作偶像，让我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损失而高举我自己的主张，从而成为某个政治理念的敬拜者。

好，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如何会导致偶像崇拜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

# 三、因此，我们要以帮助政府抵挡扮演上帝的心志参与政治

## 第一，检查你自己的心，驱除意识形态中的偶像崇拜

看一看前面所列出来的意识形态，和这些意识形态中可能的偶像，你中招了吗？你有没有被某个意识形态捕获？你的世界观里有没有下意识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仅仅因为你身边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这么想？你需要用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查验你自己的心。

## 第二，知道你所在政治阵营的优势、弱势，尤其是偶像崇拜的陷阱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建议基督徒们不要把对党派和政治阵营的忠诚看的过高，你的信仰比你的政治阵营要重要得多。因此，你需要了解你所在党派或者所支持的政治阵营具有的优势、劣势，和它可能面对的偶像崇拜陷阱。就美国的两党政治，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快的评估，你可能会不同意我的评估，但我想给你的仅仅是一个建议或者说思考方式，让你知道该怎样自己做评估。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共和党的一个强项是强调个人责任，而不是把政府看作是一个兜底式的保姆。民主党的强项则是关注和总是想要代表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

也正因为如此，共和党的一个偶像陷阱是倾向于无道德的自由主义，换句话说有可能会走向一种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公正的实用主义，这种危险也会导致一切都成为“社会契约”，因而忽视穷人、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困苦。

而民主党的偶像陷阱则是会趋向于世俗无神论，或者只是把神当作开会时挂在嘴上却从来不敬畏的存在。这会导致在公共场合谈论宗教信仰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会导致公立学校和其他公立机构中宗教信仰的表达变得越来越稀少和冒犯人，也会把一个人的“自由”看作是比另一个人的生命（譬如，一个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福音帮助我们避免过度与自己的政治党派或阵营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政党成员，可以成为所在政治阵营中更好的主张者、推动所在阵营更好地追求公正，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心里要清楚是比我们作为政党成员更深的原因在驱动我们。

## 第三，知道你所在政治文化所崇尚的价值，并且寻找最大公约数

你需要明智地分析你所在的文化期望、文化推力，以及那些会给我们在所在国家追求合乎圣经的公平正义可能会带来阻力或推动力的组织机制。

每个文化都有一些看得比别的东西更加重要的价值观。例如，美国人最看重的就是自由。无论是政治左派还是政治右派都常常用自由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你可以回去听听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总统的讲话，他也同样围绕着自由展开：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享受我们所知道的自由。同性婚姻的主张者也向社会呼吁自由。早期美国革命的先驱们更是以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作为他们发起革命的缘由。

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它不需要被证明，也不需要辩护，是理所当然大家认为必须捍卫或必须追求的东西。但是，最高价值观也往往是这一文化的最大偶像。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有正确的自由和不正确的自由，有行善的自由和作恶的自由。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最高价值观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最大公约数，但同时也不要抓的太紧，免得陷入偶像崇拜。

## 第四，做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基督徒应当更加喜悦自己的政府不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束缚，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最佳的政治站位就是确定哪一个政策是给社会带来最多公正的就支持哪一个政策。无论这个政策是哪个意识形态驱动的都不重要，要尽可能务实地与相关政策的主张者合作、以达成公正为目的。

因此，基督徒政治家要“善于成为多重意识形态下的傻瓜”，这是我们的前成员保罗·米勒（Paul Miller）曾经用过的话。不管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拿其中好的、有用的、带来公正的想法、丢弃那不好的部分，为我所用。然后在道德允许的范畴之内采用各种策略赢得论争。如果使用统计数据给你的论点带来帮助，就用统计数据；如果使用你政争对手的最高价值观能带来帮助，就用对方的价值观；如果显出对方的自我矛盾能够带来帮助，就暴露他们的自我矛盾。只是要记住，用合神心意的方式、用爱的语言，并且也知道你这样的目的是为要成就神所喜悦的正义。

在这些辩论中总要显出尊重和爱心来，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意识形态通常会塑造出一个比神还要大的偶像，让你想要忽视眼前的人以获得成功。意识形态也可能在追求美好的东西，但是把它偶像化了，因此要让美好的事情回到受造的地位上来，并且聆听自己的队友或对方的理由，和他们心平气和地探讨。

## 第五，不要把某个历史事件简单地归咎于“神的护理”

在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都孜孜不倦地将内战中有利于自己的事件描述为“神的护理”，以支持自己参与这场战争的理由。

北方相信南方想要保护一个邪恶的制度，因而引发了神的愤怒，因此神透过北方终结了奴隶制度。对南方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战败是神对义人的管教。但我认为更好的解释是用摩西在申命记29:29所说的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同样，我们不能够把最近的飓风“桑迪”解释为神对我们国家愈演愈烈的同性恋合法化浪潮的审判。神在“桑迪”或者南北战争之上掌权吗？当然！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些发生呢？我们不能假设自己知道神在历史上一切作为的心意，这些并没有透过圣经明白地向我们启示。如果我们声称自己知道神在历史中做什么，我们就是在讲圣经没有讲过的东西却说是出自神的，我们也是把自己的观点强行安在了神的口中、把我们对历史的演绎当作是圣灵的默示，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替代了神的智慧，因此也就成了假先知和拜偶像的。

## 第六，最终的盼望在于神的公义而非人的公义

神的话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罪和死，这两者是一切不公义的根源。神也给了我们对罪与死这两个问题的解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我们必须接受基督的代赎，我们必须记住最终的、胜过一切罪恶的胜利来自神和神的末后审判。

耶稣在马太福音5:6总结了这一胜利，他是这样应许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渴慕公义，神应许他们会得偿所愿。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为政府或帮助政府所做的就没有意义，而是说真正的成就在于神的时间和方式。正如可依兹斯在他的著作里所说的：

神应许末后最终的胜利，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逃避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带来公正的努力和责任，而是说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剧情的发展会怎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会给那个结局带来多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知道美好结局必然到来，神必然会使用我们可怜的努力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和荣耀。简短地说，我们每一个致力于公正的努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的范畴里，都是迎接神在新天新地里带来最终正义治理的一个预先记号。

让我们为神最终会带来的公义而欢呼快乐，也让我们孜孜不倦地为之祷告和摆上自己的责任。

【祷告】